

# 评傣族作家杨泽文小说《咸咸月色》

段晓玲

云南保山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 本文从傣族作家杨泽文代表作品《咸咸月色》入手,分析其在写作过程中受到的汉语作家写作的影响,从主体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及叙事手法等几个方面突出作品独特的写作特色,可窥见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具有与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关键词]** 傣族作家;《咸咸月色》;写作特色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0.1467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云南傣族地区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得到质的飞跃,涌现出一批受过教育的傣族青年作家,他们有的用傣文写作,有的直接用汉语写作,内容主要表现傣族人民在新的发展时期的境遇,也着力挖掘本民族发展历史中与祖国共命运的历程。云南大理傣族作家杨泽文即是其中的代表,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咸咸月色》,也是其创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在当代傣族作家创作中独树一帜。

《咸咸月色》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怒江流域傣族在为生活、为生存奋力抗争的历史。其主题叙事、人物形象塑造等都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思考,体现了较高的写作价值。细读文本,还可发现其创作受到了汉语作家写作的影响,作品明显受到当代作家莫言《红高粱》等的创作影响。本文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小说主题:抗战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家族故事

当代文坛不乏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但大多为正面刻画壮阔的战争场面和重要的历史故事,宏大的叙事主题使得抗战作品内容较为单一。莫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率先用讲家族史的方式来写作故乡山东高密民众抗日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抗战题材作品。以莫言作品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说重解革命动机,淡化阶级意识,强化民族精神,而且着力在作品中重塑革命的主体:平民英雄。为了突出此特点,莫言在《红高粱》中独特的采用了讲述家族民众抗战的方式来突出主题,因为是讲自己家族的故事,小说中的抗战主角变成了曾是土匪的余占鳌,他在面对日本人残酷的挑衅,面对自己同胞受到的伤害,激发了余占鳌内心强烈的爱国情怀,一种原始的生命张力驱使他拉起了一支主力为土匪的抗战队伍,展开了高粱地里的激战。

杨泽文《咸咸月色》也受此写作影响,小说通过“我”(孙子)之口叙述的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放在了抗战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滇西抗战是在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发生,少数民族独特的生存经历给这场战争带来了诸多不一样的经历,只不过“茂哥”家族的故事似乎更复杂。“爷爷”茂哥不愿意接受曾祖父的人生安排,离家外出,留下了刚结婚的奶

奶,爷爷生前的生死兄弟成了“我”的继爷爷。小说中“我”极力为爷爷洗刷污点,茂哥的发家与日本人有关,“丧失了做中国人的良知与正义”,之后不再卖盐给日本人,怒江反攻战役打响后,爷爷加入了支前民工行列,到松山脚下运送弹药。这些由孙辈叙说的爷爷的故事,因为时间和距离的缘故,让读者不由自主原谅了茂哥给日本人卖过盐巴的事情。

一个家族的历史,可以视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浓缩。用家族话语来讲述抗战的故事,既是作者平民视角写作的表现,更是让一个民族曾经经历的屈辱史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杨泽文与莫言一样,用突破常规的写作,用普通百姓的立场还原真实的历史,通过父辈们的形象塑造突显傣族民众强悍的生命张力,表达少数民族一种简单、质朴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 二、叙事手法:多视角展示故事全景

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风靡文坛,文坛陷入一片痛苦的回忆与挣扎,要想突破困境,作家的创作必须从写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才行。莫言的《红高粱》率先打破单一的叙事手法,从独特的“儿童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多人称混用,倒叙、插叙、多条叙事线索并进的方式讲故事,掀起文坛全新的叙事热潮,也吸引了很多作家对此写作手法的模仿、借鉴。杨泽文的《咸咸月色》在写作中也有此体现。

小说开头即用“我”的叙事视角引出小说主人公茂哥和奶奶的故事,“远在老家爷爷从不愿见的那个高脚丑女人怀了足足一年的怪胎后,终于生下了我瘦小至极的父亲”,也奠定了小说的两条写作主线:爷爷外出谋生的故事和奶奶在老家生活的故事。“我”(即孙子)见证了爷爷奶奶在1937年深秋至1944年9月间的爱恨情仇,父亲不知道的曾祖父、爷爷、奶奶、继爷爷的情感纠葛,“我”知道。傣族民众在特殊年代的奇特故事,“我”也知道。“我”不遗余力、详细地把这一切用一种似乎“我”在场的手法慢慢讲来,“我”就是整个家族在这段历史时间中发生的故事的见证者,从叙事中,读者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生活的叙事和描写中,幻想和现实相混。让读者在一

种全新的阅读视角中感受到傣族民众独特的生活。而莫言，正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独创性的创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正如当年莫言用“儿童视角”写作《红高粱》，文坛惊呼救活了当时的沉闷写作，杨泽文《咸咸月色》也采用了“儿童视角”（即孙子“我”的视角）写作，并模仿莫言的多视角叙事，一扫当代傣族文坛写作手法单一的现象，为少数民族文坛创作带来一股新鲜气息，将少数民族写作推向新的高度。

除了以“我”的视角叙事，《咸咸月色》中还运用了多人称叙事的写作手法，可以看出作者对所讲述故事的熟悉程度。在小说中，作者熟练自如地切换人称叙事，有时以“爷爷”的视角讲述傣族民众贩卖盐巴的历史以及对一位叫“白粉”的风尘女子的痴情；有时又以“奶奶”的视角讲述。因为中间还穿插了以“曾祖父”视角讲述他的风流史；“继爷爷”岩放的视角讲述追随爷爷滇西古道贩盐，旺扎、旺奔兄弟二人的悲剧命运……人物众多，叙事视角切换却娴熟自如，体现了作家对写作技巧的深入探索，也是当代中国文坛叙事革命的力作，这些写作手法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是受到汉语作家同类写作经验的启发。

### 三、人物形象：民间立场与表现

“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普遍一元化，不符合文学创作要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则。莫言在新时期文坛中率先打破僵局，在《红高粱》中塑造了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突出人物形象塑造的多元化，影响了其他作家的创作，包括傣族作家杨泽文。

《咸咸月色》中人物不算多，但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且多元化的性格特点。“爷爷”是傣族汉子的代表，强壮热血，有滇西少数民族的共性，喝酒如饮水，走山路如踏平地，听说要修桥，二话不说就加入。精明又淳朴，与中国驻军和支前民工贩卖盐巴，也与日本人做交易，但秉持不可贪心的祖训，只做十趟交易。狠心却又痴情，不喜欢奶奶却娶了奶奶，婚后去抛弃奶奶外出谋生，意外生下来的父亲也无法召回在外的爷爷，但“爷爷一生就只爱上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贩盐赚来的钱大多都给了那个叫“白粉”的女子。重兄弟情义，旺奔死后，为还债几个月拼命挣的钱毫不犹豫都拿了出去。“爷爷”这个有血有肉、充满野性生命力、敢爱敢恨、快意人生的傣族汉子，其身上的这些多元性格特点，正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符合人性真实的人物，这样饱满的人物形象呈现在作品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有的独特人物形象，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当代文坛的贡献。

其余如精明的曾祖父，勤劳但自私的李妈，爱钱但也有

自己原则的白粉，包括着墨不多，但也形象鲜明的奶奶、岩放、麻娜等人，作者在小说中为读者奉献了少数民族人物群像，从中不难看出其写作是受到了汉语作家创作的影响，填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历来单一的不足，完成了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跨越式发展。

除此以外，杨泽文《咸咸月色》创作中还可以看到很多与莫言《红高粱》的相似之处。例如“意象”的选择，雪白的“盐巴”是战争年代稀缺的物资，也是少数民族纯洁世界的真实写照。与莫言“高粱”意象所彰显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小说开头的引文，《咸咸月色》以诗引出“爷爷”及与“爷爷”一样的傣族祖先，既有怀人之思，也有对后人的警示。《红高粱》开头的序文“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同样也有此深意。甚至于，莫言一贯的平民立场，民间写作都可以从《咸咸月色》中找到痕迹。可以看出，当代文坛，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收到汉族作家的影响。

宏大的时代背景、个人成长的经历以及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都会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内容与作品的现实意义，杨泽文作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展示本民族历史的创作历程中，体现了自觉的融入时代主潮流的创作意识，积极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中领悟出文学的精髓，不再囿于文学“民族性”的表述，而是把对文学本质、作家审美和时代精神的追求精心体现于文本中，为当代民族文学揭开全新的一幕。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作家协会编.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M]. 作家出版社, 2014年版。
- [2] 莫言. 红高粱[M]. 花城出版社, 2011年版。
- [3] 王爱松. 当代作家的叙事立场与文化艺术[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4] 陈芳芳. 中国当代家族小说文化立场的嬗变[D]. 安徽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
- [5] 吴雪青. 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艺术[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四期。

### 基金项目：

保山学院2020年度“省级及以上培育项目【中緬傣族群口传史诗版本记录及比较研究(BYPY202005)】

### 作者简介：

段晓玲(1977.02—)，云南保山人，现为保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